

藥

地

炮

莊

湖翁曼衍

春行行者
蕭伯升跋

蔡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孝人弘智集

三一齊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焚。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音流

于江。長弘成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惡。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絳音。於是乎有實有愛。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小今日九方來
相馬見社以爲
此兒驪以爲
格平放于湘潭
陳人何謂正是
陳輝擊臂焉耳
能然者去不常
論於生悲常論
能以解之者更
深觀轉增一觀

余李重子曰
德與焉謂碑云
九流六學石炭
理世之具實
出世之方惟度
心正覺爲上智
宅心之域耳佛
曰三界無安猶
如火宅而地處
探則曰將三聚
衆與汝出諸于
日外物而又曰
無乎迷物信然
道盡是淨知之
無可奈何花落
去耶不可狂解
且去看凡

兩階而無所逃。變陳肆情不得成。心若懸于天地之

間。慰警沈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殺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債類。然而道盡。恐來糾臣。變肆讓日

變電。賢國。成侯。屯難也。川美曰。衆糾之時。賢不肖均

于被禍。是不可必也。甚弘。故放。解。獨。朝。賜。而。疾。蜀。人

以。原。藏。其。車。三。年。而。化。爲。碧。玉。昔。元。帝。託。禮。運。不。至

而。報。其。臣。其。血。逆。徑。而。上。并。以。明。月。之。謙。殺。解。行。沈

其。血。托。地。去。之。不。滅。亦。此。類。考。已。較。高。宗。于。見

是。于。後。生。會。參。法。瓜。大。使。則。走。皆。以。考。而。皆。身

洪邁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于曠

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

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朱元坡。澤洲可談曰。王

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明佛燈光意是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燈乎。豈
月燈乎。夜燈。燈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
大歎之。予以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
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
矣。非論其明闇也。

人身精生于水
此火也。東垣曰
火與元氣不兩
存。片淡曰。氣有
餘。即是火。此處
言相摩。言纏。仲
澤曰。少火生氣。
壯火食氣。水火
交濟。則乎中。和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侶。
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
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
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煉。若使陰陽錯雜。變
而不恆。則雷擊筵香。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

此一物也。有故
下。廣。吹。者。平。畫
則。安。矣。

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
直。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
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曰。奇。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鏡。而。知。常。統。常。變。故。止
道。其。常。奇。人。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
其。常。痛。語。云。爾。夫。忠。孝。卽。是。和。章。以。不。見。信。愛。而
憤。激。悖。逃。也。耶。先。義。會。處。自。有。批。欸。之。刀。秦。伯。許
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
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卽。天。其。天。而。又。何。內。何
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莊周手執一亂
了也若貴汝小
民也何以不仕
不時適上適下
及來于一好厚
面皮不知莊周
如何作色

本無所逃而適于以冥蒙嗚呼哀哉謝翁曰
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爲恐人錯聽耳生火甚
多。衆人焚利月固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淡談
而究類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
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詳症審藥。若稍急性便欲暫
向一邊。依然難管。聊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也。金將貸于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爲者。鮒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寓林曰王經謂
聰明屈辱可者
和門乞食是未
知川夫乞食之
常非屈體也物
也如范史雲所
一味枯酸耳雖
又引無可無不
可宜其楚學為
主家倫此何能
長揖謝公前唯
馬援稱漢高無
可無不可大似
有神終下可談
用也且生三滿
玄為戴逵治宅
符葛乞于頓十
老買山錢何嘗
以升十五意以
作色于成止恐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漢
西江之水而迎于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貴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鹽河侯義起作魏文侯邑金
采邑之租金鮒魚也沃臣猶
小官常與常相與之
水也諸云正是土字

郭曰此段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
任公之鉤言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

呂曰莊子貸粟一節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
有餘鉤餌一節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
任公子為大鉤巨網五十犢音以為餌躄乎會稽投

後來故石屏之
調機帶累中資
之一文耳可咬
竊謂者許以大
鈞釣者其貨反
在發家之上
天如通款曰棟
子花開石首來
煥講察察報成
堆任公徒廢鈞
警顧日日濟頭
空手回任公開
之千舞足踏狂
咬不休作道咬
鋼老麼莊大奇
正貪此驚相告
延若欲經世切
忌買此大鈞
若以大鈞釣者
利亦發家也

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率巨

鈞

音音

沒而下鷺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惴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創者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音趁才

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是趣灌漑守

鮓餅其於得大魚難矣備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

亦達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

亦達矣巨謂天黑輪也輕才評論人才也諷說

備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發其眼睛事之
何若登車曰爾
芳切禁當門橋
李苦何妨拉道
主。

白白曰覽天地

松楸之言不知

何疎于埃壤而

學于鳥書讀太

史推埋之語又

似有恨于交提

而有情于盜賊

招隱曰鍾離餐

草誕之墳溫新

發相陵之帳雖

惡而猶讚也若

夫彼卻之軍蘇

遠費命以并埋

豈不聖後世

人醫之為知己

于陵。生不布施。必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音儒
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
指按也。顛。頤。下毛也。
假公濟私。何法不殊。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
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
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於
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覺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
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
之。亂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平一哭

謬說世尊避免

實凡說五十歲

止爲一作聖龍

虛便來之約以

不失其功不爲

所累不作聖解

如是焉可來若

過重人器亦形

及何妨陶訣等

開以蔽得寒水

真若亦。

竟而非祭。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典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於爾。

七業重楚人末。謂頭或云背也。

謝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悟。正

須吐卻矜字。

朱元若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混。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若復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若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若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若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圖五尺。若曰。獻若之龜。龜至。若再欲

按曰網之害更
大于鵜鵠。今所
謂一網打盡。出
于人之所不畏
也。此尤可畏。
嬰兒雖無不師
而有能言之不
心。使無能言之
石心。則當在勇
能言者處。當在
終不能言也。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刺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門。旁門也。宰路國。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鵠。一名
陶河。于鵠云。魚畏鵜鵠畏其大也。此與羿之雀。養由
基之獲。無異。石。古通用。與能言者處。

循本曰。魚知鵜鵠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
殊不知鵜鵠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惠子四稜墮地
只說子言無用
可謂太阿在手
用不換機莊子
捏起喉嚨只尊
無用之川可謂
易道穿窬不索
金網其相與為
言臣有穿窬者
否。

知明矣。不矜其智而自害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
而自能言。盜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
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矧足而蹙之。致黃泉。人尚有用手。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矧足。蹙足也。
蹙。下也。播也。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尚不以有
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
有物卽有用物者。卽有末物者。末雖不患其少。而

天如曰。佛為大
事。因緣欲以佛
知見。開示眾生。
知見。山僧為大
事。因緣。欲以眾
生知見。開示佛
知見。汝等。還甘
麼。夫流遊之。凡
決絕之。高。四皆
不反時。為君臣
至人。有何妙法。
能近世。而不僻。
順人。而不失已。
順者。說不。謂行。

亦不可不知也。况物之所以為物。而不可知乎。決
日。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
位。正是。不存。知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夫流遊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謂行壽。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孫。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惟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

早決絕也。若說
承意不使早流
增也。謂孔子於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
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早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名貴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啻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早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畱行，無轍。

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荆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甯行引起耳。不甯行卽無住者。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爲君臣者。無爲是君。有爲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爲君。則以無用之用爲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

目徹爲听耳徹爲聽鼻徹爲嗅口徹爲甘心徹爲

心有天遊事果
微宜有交微者
臣者亦畏錫之
善其存而也草
水之穿其人也
人善用而享其
神矣詳外物者
能格致不為物
聖而亦不為外
物者之亦宜乎
微乎物物之為
天也也亦知至
于不知其然且
問如何是不知
其然口雲有出
山發水無投調
憂

知知微為德儿道不欲墜墜則嚶嚶而不止則診女

診則微害生物之有知者特息其不股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寶胞有重聞心有

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發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謀稽乎謫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叙

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音鐓於於是乎始修艸木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中或作驟也善註

中胎也陶空賦也勃發乎激也驟急也柴索也後經

郭曰知特息息不特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

山林之響水石
可增不可作境
拈會法眼拈夾
山境語曰我二
十年祇作境會
又作摩生窟堂
曰海棠花底三
手客不見海棠
花香開卻向江
南見瀟湘船懸
空到野成木
香能始曰遊名
山跡免俗耳愚
仙王曰今人之
遊都不得山水
愚者口學道人
之遊亦下關山
水之間陶弘景

運也。

杖曰徹卽不壅壅卽不徹。物之有知者恃息息卽
夜氣所生。玄札之門是天地根。人之生也。獨賴此
一呼一吸。或息以咳。或息以睡。其息深深。誰徹其
遊處乎。余初見雞抱卵而生子。見其卵中頭有空
處。以爲不足。不知此一膜之空處。卽天地有餘之
生。悉乃悟胞有重閥。其神如此。吾心空處。卽是天
遊。如室無空闕。則姑雖親而相瀆矣。心不得閒
而休。其形神之交接也。寧免六賊之相擾爲物。猥
哉。大林丘山之勝。往往移奪人之神。則吾心神之

見丘壑欲就
之空承文兩壁
巖巖荒巖山木
不關山水道就
不關山水亦定
神者下勝
陳辭公曰山川
地水火大耳其
荒禱生海多難
靈驗風輪則文
人之單是也強
作解八漫無可
言則山川都惡
夫嗚呼曰莊子
其德玄輪而勝
觀始之山也先
何必以道觀莊
子不知且降作
又人以供養後
世之遊山水者

閒靜能奪天地萬物之勝明矣。卽如草木之怒生。以得大時。人事之疏通也。性氣之間。何難怒生。而到植耶。不見老病者之精神傷勞。而得靜波以補。完其夜氣。踵息以還其玄牝之源也。乎。神人遊於無何有之鄉。本自不勞于世。而世亦不勞于神人也。世道之交病已久。又誰能獨相忘于道術。而與世俱相忘哉。

潛艸曰。禮順人情之大實。卽節卽適。倫之經之。卽以植萬世之生。穿萬世之息。而遊萬世之天。又孰知其疾乎。故曰。息機於禮樂。大冥于薪火。若作兩

或莫引的山木
郭憲取不劫不
放只恐強驅連
前他亦不來
楊傑洲吳卷七
午日參禪手筆
曰不打這鼓前
勝口怎麼則空
遊山水百無所
能也響曰別來
未久若麓高鑿
後曰其發其念
語不遺次各有
深意虛舟曰應
怪賦世任州亦
賦世時中合時
節思亦合時事
可不過而問

概何用知天

或問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何謂也
曰首楞言積想不已能生勝氣太白登高詩曰精
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管見曰火馳已可歎矣有
以山林爲善而開放終身者猶之外僻也孰知屋
漏之五岳乎

靜然可以補病背賦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馬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詩厥隄獨作

按

筆乘曰皆城舊解曰病也病日無所見雖病也而

可以休老皆城蓋養生家之術按真語云時以手

按是檢眼神之道

演音門有親友者以善駿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歿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駿于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臨音赴河前門宋城門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罾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此亦莊兄過庭
世字有幾字于
夫氣凌高上解
矣而漸成者生
三才固有時也
天子騎八駿之
馬有時紀信寫
九龍之象事事
毛岐探博錄

范銅托法法无
後得也給上球
精妙直得是非
不立型事兩忘
金鑄透氣聽得
九龍者是蛇蛇
三條者是蛇蛇
堪作甚麼學地
白猪是空騎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

之言哉

荃魚鮑也
蹄兔骨也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微。微上徹下則物其物耳。何
用外物。忠孝猶是蹇蹇之火。詩禮難免盜襲之惟
况設爲轉徙遊蕩之談而蹇脫之於沈洋以曼衍
遺放。又可使後世巧賊誑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
哉。松原啓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
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彭躬弁曰。此爲羅
念翁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貴
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間語。

寓言第二十七

上天之終，本不
遠人，得出人，道
即天均也。毛
有命，故曰莫得
其命，皆使相得
我，以受無非。虛
只為親親尚，在
故，然遂能，竹，子
模，枕，極，地，見，天
本，自，是，從，何，妨
階，外，而，也，對，之
世，尊，不，說，或，連
委，不，謝，則，以，為
受，祈，禱，年，耶，人
窮，智，傾，登，列，廷
乘，運，又，不，為，其
子，雖，反，犯，花，枝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于已為是之，異于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應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實年不能不精
是而具言高也
其情長也欲以
言齊之則已矣
矣刻畫神以飛
周旋上非真煙
樂廣益中流假
李適子曰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
所以受術莫是
因無所住而生
亦心應欲說到
正聖調處行
最神關此印
百實如何又要
拗折柴塘向香
梅討木春去

建于足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

呂曰道遠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父不
爲子媒藉外論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引
古昔以耆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存經緯本末
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
人苟足重哉。

劉崇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
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備約矣。

博山曰問來客去鼠啣鳥鳴雖有其聲都無寔意
豈但無益恐成賺悞然則莊子寓言能死賺悞耶。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賺悞同矣。有身無
眼。直饒坐斷兩頭。轉身執意。猶在半途。更須知有
全提時節。且問全提。免賺悞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立言之
係。重於天下萬世。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
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故莊以寓言重言卮言自
述其旨。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打與句中玄意。中玄
用中玄。乃爲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
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神在未之嘗六
空虛已為七八
詩權字屬早是
照快博人一非
蒼蒼上視原非
正色莊子知人
難服較以事席
樂之耳激談云
有誤道者我直
起去不見難睡
漫天強上之詩
七所去休言獨
道難此中危急
已多驚對道未
會於本邑中得
禁他兩皮沒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嗚而當律言
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莊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惟
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
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南郭子綦改作
朱鏡刺與女備
史添靈鬼影于
非佛日以大圓
受為我如慈身
心安於平等性
經臨捨日難與
銅鑿身符玉時
帶紫紅雲紫則
不殊見成伽藍
九旬安忍相拍
是會

三千鍾不消

音

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視

一作

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不消不及

釜觀也

郭曰審親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

虻鶴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真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入成八年而不知成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兩邊無物不盡
中間實是事其
兩端而外之徒
法取一向宮納
高對水泄不過
誰知步計全無
爲勢圖細舍者
與之爭席矣陰
氏之言代坐不
知其細否制甚
恐打不見大意
某日有飯也門
新自日出於午

生有爲歟也。勅公以其歟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揀。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鬼入形骸也

歸曰。生而學歟。有自入也。歟。而復生。陽乃自然。而然。無自入也。愚曰。是自語之詞。

報問。兩問於景。音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獨甲。

作主人

與化見同參便

唯德亦明化又

唯德亦明化拈

拈得又明化云

看這德德作至

行德德德化直

打下法空味也

只知強陽把手

用不換機誰知

陰陽轉身總是

活也吾代要加

這僧敗處當編

不顯耶當如何

斷在機不顯危

以欺翻法座明

散人衆也只是

個撞壁的瞎漢

也蛇蛟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也那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

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蝦甲蟻與皮也也穀也

陽子居南之浦老聃西遊於秦遷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是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音唯天肝肝音肝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口敬問

余全人口天下
益列傳皆思復
別累田顯慎其
關尹老子而不
及謝未此處爾
收之應列有正
我若日爭席者
逐前探地一毛
看能變夢變水
否。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饒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場音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在
宇子居列
列作傷先
場坎也。

東坡不信讓王盜師說劍漁父以為漢陋不入于
道反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
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直接列禦寇篇
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然後笑曰莊子言
未終而昧者刺之以入其言耳焦弱侯引其祭徐
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餐而五饋用為一事
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之漢然水釋又按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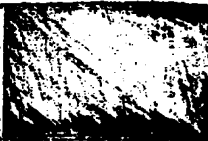
第二篇首載禦寇饋餐事。而卽綴以楊朱正典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姜實奇說。如罔爽意。修危言游兔。凡諸巧禠。十分有三。

歸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投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歿有無之迹。末貴韜飲。

沈仲璉曰。嘗諱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揖忙人。乞升斗語。期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淡之則忌。平之則又睡去。故間以小言諱之。嘗語友人曰。欲賣膏藥。先學弄蛇。今膏藥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始歎莊子負此奇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正理成人獻聽
矣即以草生之
判而訪人斲其
富貴之利庶幾
幾分秋然又言
曰利物足以和
義亦是則聖道
非會格相董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運不受於是去而
入漢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
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置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
上地也太王置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發害所養因杖

矣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
上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發傷
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見利輕以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王子搜接綬登車仰天而吁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
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高誘云幽長南隱也掩掩用力說王子搜淮南作
賢爾靈而蒙日爲丹穴今武陵宜興有善宅墳

周末繁錄數者

珍寶高深聚

何非利義承端

邪惟行五王以

聖子以吹毛刺

出聞心早已會

身世萬世之制

之天

韓魏相與爭侵地于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

有天下若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于華子

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

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

者叔矣未嘗得聞此言也于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于觀

荀子以猛喻舍身如來讓歌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更與上其亦有見處可借打存
兩觀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
還是保身弄眼偷湖賣筋放快
討便宜而已矣今人治身治世
無內外階級者顏會環環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等乃利肥
則處思得患夫辨命討便宜者
乎奉討學道入
際在曰林不知

用雖歟幾見富貴人肯舍身乎。策士料得定雖歟。
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閒人看得定。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問且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直
張位音壽。直山不作川。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
露直壽。壽殿反直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
功。聖人之係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
子。多危身養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打作兩獸笑曰
曰兩獸不兩獸
總是上其因而
笑曰道之士也
以赤心道之其
逐逐當矣



狂子以其少妻
而鼓盆爲世間
之樂列子其
生妻而捐心
矣爲世間之樂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日有人於此以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且有子麻

也中流曰此章全見呂覽可證莊子在問秦國已

亂嗣矣然安知不是漢人刺呂覽以克莊子耶

杖云道之具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具能治

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爲妙

子列子窳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窳若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捐心曰妾聞爲右

道者之妻子皆得伏樂。今有饑色若過而遺先生。余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徽，非罪者。無救，舍人折弓，畏于陽。怒責國人逐疾狗而殺子陽。

杖云：列子應先自笑。我何爲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犬

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元澤曰：謂許
柯發家居窮肆
而守其何代歷
之火麻等以爲
已功而德而悉
惠賞者，聞此亦

知愧矣。笑翁曰：後篇盜跖正是知愧而爲此。

開會曰：有過人以無悔愧爲山。

生或老曾看破。

姚康伯曰：張謂

王之問事能回

易外則爲王致

奇策者馬而仍

避爲因率以老

亦奇矣哉。作策

通立五丈等。時

否時全利佛不

必犯佛之戒。陰

王曰：強之。強上聲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

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成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

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于其爲我延之以三

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肆也。出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

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不思佛道之通
非大氣之大開
本之偶見一
直為救世諸公
作護法耳所謂
兼而全之者也
愚曰原屠羊說
之弊全在莊子
辯達謂而答及
為其世之通正
是屠羊論說

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董傳築口于陵當仕而處以矯貪伏波當休而出
以矯狷犬邀功避難者視二人為何如談理性者
類憤其人為未學彼豪傑士顧又不能傲頓捨濟
何為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活成麒麟天下亂賊直屠
其朋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見自持豈讓三代良
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
佛一數此公借其化身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櫃。

莊子曰此豈
腐儒曰此豈不

在原思下既處
何言聞者微末
必驅車辭見後
始知貧富謂駢
非微題抑賜故
賢此云賦如石
崇故于貢又自
千里
自家注賦意不
思爲也爲太前
進矣何如曾
于曳繳而歌又
不若桑戶鼓琴
若哭太史公收
于貢入貨殖傳
以爲孔子得勢
益彰母乃祖產
受惠者曰知太
史公是隻織鼓

而甕牖二室，裨以爲寒。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絺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忽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遠逖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
胝，音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縵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
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樂七



致道者忘心三
何非六或一
回者不能吐出
深固其業帶
亦是沒余強滿
天地何其雄快
若掩見破沙盆
麻三斤到米酒
其北老酸氣米

無地地地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在
早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
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
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
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怍丘謂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樂
麻皮爲冠也樂麻樂綠也樂生止生
鄧潛谷曰聖人歎美樂取象其長不計其備宋賢
臆論古哲求過於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康伯子

四卷之八 卷下

二十一

七十一

雖然如此人不
識姪聽其交傷
亦是石攻不見
道盡蛇頭尾端
姑獲龍制翅翅
則處使虎發鼠
不如猶

曰。雖豪爽惡風流。則資人人爲原憲。而後可自寬。
克伐怨欲。則僻罪原憲。擄聖門之外。肯曰。魏牟公
子。難爲干布衣耶。必罪其不能自勝。而且罪贖子
重傷之說矣。熊伯甘曰。以我千世下之定名。釋千
世上所各命之名。以未腊之鼠。蒙未割之玉。而曰
彼所賤者乃玉也。可乎哉。不恕則不避矣。笑翁曰
彼殆暗傲別傳之總殺。而不悟其活機。故反自悖
乎中道耳。

林碩齋曰。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而外論
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皆從不忠恕生出。丘慢廡

曰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看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恚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唯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況亂世。顏子六十畝已是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爲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埋殺古今人。王述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耻衣食。不忌滯餐。乃能作粥鼓棗耳。山水詩書椒湯殺瘞。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或曰不作壽者
相馬云壽不三
何至不能自勝
而重傷于答曰
仁者無壽
此是生何妨
作壽者相虛舟
曰厚誘君子情
誘私人直下所
致為個生紫菴
欲與樂努力加
空無
庸于西口不能
觀因以飽為體
不能動則以靜
為用故卷曰墨
處鏡銀動靜之
間故壽于筆天
于所候銀堅于
石穴于承氏值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任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祖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歟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燕曰莊語經理固不如就情誘情之提消也富而可求孰獲亦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所始何如人辨
聖之歸天始米
有定也愚者曰
此是日勝是也
論

王者當謂成
曰寒暑現則信
得及斯則天運
成壞尤命呼反
不自覺前百年
生與一念生成

流耶無生之藥因好高之情而對治之重生之藥
因順物之情而從治之一撥即歸中道。

孔子寤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素威切顏

色甚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于路子貢相與言曰

天子再運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寤於商周圍于

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

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古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于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可謂寤矣孔子曰是

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寤于道之謂寤今丘抱

亦自明而何況
竊通那信得及
則心自不動不
動心則本無生
矣矣只爲信不
及或須先天來
後到儒一阿耳
擇菜推琴挖干
之謂回仁賜智
白勇終金造次
顛沛任風冷雨
總通一關好頂
坦途式歌且器
笑舞曰直饒楚
聲也是重傷自
勝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竊之爲故內省而不
竊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竊亦樂通亦樂所樂
非竊通也道德於此則竊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
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首前疾或曰蕭疾
伯仲共和音首一作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與哉后之
爲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三者禮仁義也
設為三禮以蔽
一遂皆知老子
為強力忍垢之
祖吾愚者曰能

欲以其好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
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桐音福水而
然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下介而親了命
皆辨夫介無扣
尾疎事無無成
首陽事據孔子
二語皆委其語
明也饒于首陽
字也說家凌
而杖之于長槍
之惡者曰何必
以後世之愛憎
其或以愛憎古
人之取耶當作
涼藥有何不可
故王文瑞作夷
齊于殘部一山
又作反夷齊十
辨
愚曰投稗登焦
元于水而觀其
天無介推泰泉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

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盧。一作水隴上曰盧。隴中曰盧。

昔尚之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禱，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音洛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之監而觀其迹
既爾好尚自有
人未嘗發者重
均以汨羅為秦
山幼安以自若
勝壽純不消時
變原是家常茶
飯
孟子上陳仲子
之學之而後婦
之所以厥際而
妻情也其子受
也西不內而雙
取其氣至于世
其則藏之袖中
于天下不與三
樂定四海所性
不存焉猶不存
其者耶以此等
取阿非涼藥

東坡志林

西坡志林

卷八

三

東坡志林

以遺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音悅怨。
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全
傷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魚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顧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必竹園在遼西合支縣，今永平有
肥如塔，論語疏，姓墨胎，名智尤。
郭曰：許山之弊，使人飾讓求進，遂至乎之嗜也。伯
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

軍披隨周後兩
詩曰先生本全
靈靈通乃一展
同機彭澤米傷
假西山夫先生
豈我輩造化乃
其徒由此觀之
响吹強靈聖人
與時偕行倘亦
中也苟可得已
四字點睛
蘇若平曰言為
禍匪默為害上
進為奴式退為
孽客然則或响
或吹或呼或號
亦有一路在兩
鏡中行不可不
得已與禽于不
得已異情語
得已異情語

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
故無弊也

劉陸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推也狷於得已
而不已者無所不取也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
二者在所廢不則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
之弊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
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
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宥不
失者也

中峰本曰情所起者愛憎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手
不知一念謀
無生疑張三乘
體學等見此甚
苟可得已耶是
萬于不得已耶

乃流浪生處之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蓋
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爲已
而進學爲人而建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
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懶縱傲而退惰四體
不知慚背四思不知報反譏爲眾之勤奉公之冗
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處結根惟汝六根更
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
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
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幹萬世之盛也王

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歟。生猶寒暑則竊通利害。何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平。富貴貧賤。兩俱不受也。舜心立着根草。玉食之相耶。歟。而人心下流。執乎言平。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行。鄉愿難免。思得在猶文。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痛皆藥。只在知症。予方面已。咸池搔首。可知慚難。舊弊纒總不堪。跳出乾坤飛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三。

陰符二盜誦天
厚顏可笑白拈
偷藏鬼谷杜于
美曰蘇燕靜者
也而先為自罪
其詩曰彼有疾
感心於阿不知
幾年三月雨手
不考曰遊天
下如手是常
何如強項虎王
持定規象猶學
直心快且
李賢竟空駿之
人楚莊洪絕舉
之請趙盾解劍
夫于野乘安益
總侍兒于從史
燕兒地地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

反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
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

張說曰：活人於
無罪人于魯無
德不報夫千百
中之一二而乃
得之盜乞滿獲
之中耶卓去病
曰：到說不報於
見于陶不報於
患河其薄也魯
賊能施張齊賢
所過是也盜賊
能報秦穆盜駭
之人是也士紳
不及久矣。
盜匪爲聖人不
反其本則今之
以反本爲勝也
而加鬼事教卒
徒者何如耶莊
生之贈人肝也

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距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
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陽，贈人肝而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
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
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變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帶夾牛之脅，多辭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或曰：繫於天命，先府聖言，幸有大人治之，長河晏鷁，庶舟日渡。其大人，則前更甚，吾知有常天，餘以蒸聖言而自於大人者，吾曾知後世之天，其語皆其天者，持命莊子為狀，過謂安靜知之，然其心何所為，久而招降，反是功名，提符，歸所畏者，其安耳，其雙子，其手，奪其財寶，而更適焉，月而數日，無暇。

舌。植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饑。孔子復道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喚曰：擊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振振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尾王必了于陀
須索之手夫焉
一陰二使能利
院

映曰語約知有
父母之遺德也
此孟子所以道
其性之善也雖
爲有生之習所
染而此一點終
不能自欺豈不
神哉曾囑欲救
孔文舉使同德
經之以父下上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
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
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
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
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
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
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

有向陳其為情
欲其也益加其
罪之滿節之上
也彼學三年而
其其以清則染
正不片親者任
何等道明教書
費其心而者成
不說其地則
其明論中則未
受其與新穎此
其而神虎頭者
其為功德字有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
子。而後世絕跡。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食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悲拾椽粟。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燭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
則若若。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顧以報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宰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經承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于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置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寡于齊。聞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于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崩桀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取其真而
強入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輪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于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于梁下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
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音雖名輕死不念

諱者言盜賊之
橫化爲鯀魚以
攻孔子乎語數
之兩傷顏淵指
之而體曾問曰
而嘆乎如來指
端吼玉獅子鬼
母乃龍目生通
化仁者之通信
得及否莊子托
夢胡蝶亦是打
餐虱魚性子之
何不信得及否
來嘆者曰近日
曲象尊後寔檢
因果而付觀于
既價打傳打立
亦從後我若足
題正與陳曰而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于比干。伍子
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者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
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曰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成喪憂患，其
中間日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亦者有時，排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數封與盜七
張融空自長
陸機空自下
胡乃空自老
反王黃衣得
之叱使歸道
何如親過
一編
總曼曼作毒蛇
去二空一取
山虎羅殿講
你仰我俯教
僧及問者還
還師先生去
願低願苦
實共白曰
夫不惡學與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苦之所禁也。亟去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
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
轡三失。目眊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
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者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疾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死。虎
口哉。焦氏曰。展會管仲。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
口哉。若至于器之成。百五十歲。不得為友。是奇言也。
管東溟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為伯夷。若有盜跖。為

佚放縱暴亂也
非惡夫六王五
霸也。語為不知
人未謂不知道
故曰盜亦有道
高後世則知其
人意且幸非漢
佚放縱暴亂而
然之有不如詐
者矣矣。
馬遷紀象止符
官辭往見之象
曰我思舜德則
命曰然爾其聲
矣。於伯曰澤此
一。句。爾其然矣
為不格。其聲矣
勢甚。與。人。虎
口。編。虎。須。者。十

之弟亦必為橋下惠

俞節曰。橋下之利。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為竺
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火者。幾在
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
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戚歆曰。汝行如桀紂。則

或曰孟子養氣而引四筆河也。戰國尚氣俠猶東晉尚風流也。飲因其風流引之入道耳。然世好荒寒。而以荒寒爲然。引之手。將謂世好盜而即以盜引之入道耶。蓋固不易。不爲已而又以滿。有得引之。莊子早是。東虎不成。且道看劍。

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竊爲匹夫。今謂宰相口。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竊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口。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用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存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就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聽此論者誰與
結軟尼山老子
亦沒奈何自己
歎曰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也然
念齊吳觀我日
紙是不肯爾招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
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吾日與子訟於
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在若
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割心。子胥

扶音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禍也。鮑

子立乾音十勝音平。子不自理，庶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音其患也。厥

商散之人也。鮑子名焦，子貢諫之，遂棄其義而隨矣。

子中，生也。林慮魯曰：戰國時未有稱宰相者，篇中

今謂宰相，此爲後人私撰明也。

章與孟子同時，子張安得言之。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

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怠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

李贄引以除意

形容富貴且津

才地使不取有

志者又有說焉

先王禁酒得陳

具者皆罪之前

無指器上男女

曰此人行滿當

則此人也

教之先至。問。推
應曰有其身。來
陳如曰。故推
正理以退求富
貴之心。而不能
忘耶。只此一問
斷盡天下人肝
胆。我曰。故動以
百姓曰。處不放
于結度之。是
以足而不。此
亦故推正。不
恥。故推故。此
中有張湯。故綴
料條在。

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至。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
化世。去至重。聚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于心。知爲爲而不
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
無是日。夫富之于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俟音人之勇力。以爲威強。
求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囚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
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詩曰以北海為注
正是認賊為子
嘆曰直饒推過
三個未始有綱
在虛空以此為
性亦是認賊為
子可憐君子不
得志殺商一商
磨無厭是上商
且無人看眼
詩曰神之觀之
終和且平此子
引此編田欲以
勝爭時者卡世
視熟久病長既
而不來者正于
空戶之帶歌清
編也聽者其誰
而况無更設編

而樂之體不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
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
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
不足故求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為為庶庶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財可以有之彼

嗟乎世界樓疏
堵耳盡是塗料
燒料到彼時節
天下自然休心
知足矣方信盜
劫現身轉輪始
做行善知識

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
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歛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筦籥之聲。口噤於芻豢膠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佻音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
謂苦矣。貪財而取怨。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澀體澤則
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然。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川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音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後游于馮輿善注飲金至明為後馮音體也。揚升卷音憑言富積負重上行也。靜基則游晏安。鴉毒聲色所沉也。體澤則馮音管管疾如馮河斷身也。

邵子曰：盜跖篇言事無可奈何者，聖人無如之何。孫洪漢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痛傷後世而讚聖人之不可及。繼以滿苟得，此何物乎。正西出世間，巧節自盡而吹斃賢者之情也。

潛神曰：盈虛本然，何苦不知足耶。聖人知萬世人

干城情勝理得
噪齋生骨堆蟻
波表婦人偽理
掉猛虎更縱術
但壯引肯改或
欲戒情嘆鬼悅
常理廢味聖人
知其故而表其
當平為隨人難
尺版紙為好新
不中聽遺迷弄
影搖說給惡人
自有惡人磨一
淚未已又一淚
聞人有破只唱
歌只愁開得沒
奈何

以情而養萬世人以理理明則奪其翬華劍等之
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倍之理理懸日月教
鼓風雷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達我消其名我
復以平我約其達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
是天理盜情止是人情智力因泯於分數才能各
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者龜倫藝鼓舞盡
神巢蜂穴蟻謀黷即定君臣家袂嗟來鐵脊自堅
天地開鶴牽大金谷望塵天緝漏亦騰寒而絃歌
蠶魚北憲東坡醉車淡味不厭光明正大何故不
享康衢乎哉辰翁曰盜不能免則翁曰不憂其盜

白自奮貨疏傳
評曰武靈王
而饒水渠武帝
帝而饒水渠
侯侯而饒水渠
財之不足矣
鄂惟畏鬼事財
主只怕一衣故
曰言鬼所以安
生言鬼所以安
人鬼口傷皆以
謂盜竊等以
實誠如周禮如
楚盜強滿可律
楚之夾自白曰
織音下教以利
其身口而于法
之身口亦不得
而利之對音或
其其身焉走衣

杖曰此未必是莊子之言而爲此亦妙世間原有
此聖人便有如此盜賊不如此不見聖人之心不
見聖人之痴惟此痴而不懼此辱始作得聖人余
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痴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
都被這痴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
有金箍咒不知是何章句予笑曰三十六個痴字
作一氣讀去讀得靈則此咒自靈也呵呵

袁中郎言五教者三教外有惡教詬教也三教以
矣二教盛行聞于將曰古鄉奉故士勉爲惡今斯
雖任選者不核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詬教而

以東者皆以濟
其非吾子孫者
也故曰人皆不
知好利

子雲謂太史公

受奇而傳實疏

尤奇曰當者必

用奇勝莊子好

奇而蓋託篇不

奇末段曰財其

甚者也與太史

之不遺餘力同

一經例悉映只

獨當人以千金

托法言而傳而

莊子欲以其蓋

託蓋託篇奇得

而傳蓋不奇哉

豈不稱其好奇

如好古器好其

三教皆收拾去矣。虛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則求一怪人惡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險譎機械，則求如禽獸而不可得。此憤中作快語耳。豈知惟窺壁聽者，認作錦囊耶？末法跼囊更巧矣。不起一念為總殺心，自本無為總救。古人自得中道，而法位隨時。今欲掃禮法，壓聖賢，則曰不立一塵，欲逞論智，則險狠，則曰不舍一法，則曰不受人惑，而反以惑亂天下為能。口口出生來，而適教人以亾耻為遊戲。實固陋耳。曰我赤子也，且誦天下之學問，實鄙穢耳。曰我不蓋覆也，且燭天下之躬修，卻以不容詰。

欲說規製凡今
人不能奇竟似
以其富當太史
非予是驚劍子
軒古之門首也
猶日慈惠絕體
而世不亦取飛

究察人之正論。又以方人不暇。杜人之質辯。庸人
利其不立。聖凡而護之。才人利其翻案。狎侮而護
之。世情已厭理之拘矣。理家又未徹源流。張弛而
爲淵。馘魚。故儕輩簧鼓偏鋒。合衆人之咻。以爲快。
是豈非婚萬世之巧。鄉愿而竊混沌。赤子之強盜。
蹈哉。嗟乎。蓋爲總殺總赦之利器。不應比屋擢苗
鬪高。以消心之方便。壞治事之法位。故衆妙之門。
適成衆禍之門。便以官不容針之酷料。爲公歿私
通車馬之捷徑。是以古聖知之。先明折中適用之
條理。始受享法住法位之太平。就中醒人因循。故

貴清涼之藥。而專門爭勝。迅峭日加。步步相劇。則
適見反特之語。而旁觀訛傳。不可言矣。卽以出世
法言之。宗律妙叶。夙甦自悟。須明大法。差別竅兩
末之理。而適由中道行。始是真空。妙存乎慎。泯蓋
况維世正經。而欲尊襲沈洋。以夸高乎。慎獨于未
發。而明安于中。節光明正大。心卽是矩矣。隱逸危
密。則廢權之時位也。莊子特地。現外道身。憤激反
復。以挑配正人之脈。苦心哉。